



佩德罗·迈耶

韦胡特拉与其他村落

米拉马尔珍藏集

米拉马尔珍藏集 (COLECCIÓN MIRAMAR)

凭借六十余载的艺术积淀以及逾百万张珍贵影像的馆藏,佩德罗·梅耶尔 (Pedro Meyer) 致力于分享与其不断演进的艺术创作相伴而生的多元故事。这些故事不仅涵盖了他独特的摄影视角,更呈现了他职业生涯中作为行业领袖所开展的各项关键社会活动。

《米拉马尔珍藏集》(Miramar Collection) 是一部具有回顾意义的自传体巨著,由41卷组成,详尽记录了其摄影艺术自20世纪50年代至今的发展轨迹,跨越了传统胶片时代,直至人工智能 (IA) 等前沿技术的创新应用。

韦胡特拉与其他村落 (HUEJUTLA Y OTROS PUEBLOS)

在《韦胡特拉与其他村落》中,佩德罗·梅耶尔 (Pedro Meyer) 重温了20世纪60年代开启他摄影探索之路的历程。当时,他在建造第一栋房子的过程中感悟到:建筑、记忆与影像拥有共同的基石——即真实的生活体验。

在韦胡特拉 (Huejutla)、多塞 (Doxey) 和图拉 (Tula) 之间,这些影像捕捉并致敬了当地居民朴实尊重的日常生活。在这些土地上,前哥伦布文明与天主教传统、私人情感与社区生活共生共存,毫无隔阂。

本卷《米拉马尔珍藏集》是一部关于“亲密感”的视觉日记。创作者的视角与拍摄对象置于同一平面,既无优越感也无疏离感。他深知,每一张照片都是一种解读,而真正的永恒不在于冰冷的石碑,而在于那不断前行的生命律动。

制作与出版信息 (LEGALES)

出版机构:佩德罗·梅耶尔基金会
(Fundación Pedro Meyer, A.C.)

丛书统筹:玛丽索尔·莫利纳
(Marisol Molina)

编辑:佩德罗·梅耶尔
(Pedro Meyer)

影像后期处理:佩德罗·梅耶尔
(Pedro Meyer)
亚历克西斯·奥尔蒂斯
(Alexis Ortiz)

撰文:佩德罗·梅耶尔
(Pedro Meyer)

文字校订:
德蕾莎·马丁内斯
(Teresa Martínez)
胡里奥·梅耶尔
(Julio Meyer)

内容监制:帕布罗·梅耶尔
(Pablo Meyer)

印刷监制:曼努埃尔·加西亚
(Manuel García)

装帧设计:
亚历克西斯·奥尔蒂斯
(Alexis Ortiz)
卡洛斯·门多萨
(Carlos Mendoza)

© 佩德罗·梅耶尔 (Pedro Meyer), 2026年 网址: www.pedromeyer.com

未经版权所有或其继承人预先书面许可,不得出于任何目的,以任何形式或手段(无论是模拟信号还是数字形式)复制本文件的任何内容。

编辑地:墨西哥城,科约阿坎。
印刷地:墨西哥,瓦哈卡。

《米拉马尔珍藏集》(Colección Miramar)
ISBN: 978-607-29-7238-4

《韦胡特拉与其他村落》
(Huejutla y otros pueblos)
ISBN: 979-8-9996766-5-8

扫描二维码即可获取五种语言的译文:德语、法语、意大利语、中文及日语。

致拉乌尔·卡斯蒂略 (Raúl Castillo) 老师。凭借他的卓越才华,我那座用砖块、采石场石材以及从旧建筑拆迁中抢救出来的横梁搭建而成的第一栋住宅,才得以在墨西哥殖民风格中寻得灵魂。

这一切在某种程度上也要归功于曼努埃尔·帕拉 (Manuel Parra)。虽然他当初并未答应我为我建造房子的请求,但他激励我亲自去学习,并与拉乌尔老师一起亲手将其建成。我们两人从古代的修士身上汲取灵感,他们曾以务实的精神并在原住民匠人的支持下,兴建了那些庄严的修道院。

一切始于我的第一栋房子 (TODO COMENZÓ CON MI PROPIA CASA)

我不想错过这个机会，去探讨记忆与影像识别之间的关联。我深信，每一张照片本质上都是一种解读，而绝非对现实的“公证记录”。就此而言，我们的回忆、记忆与情感，构成了摄影描述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我想到了我亲手建造的第一栋房子。最初，它不过是地面上用来标记地基位置的简单线条。几十年后，在迈阿密的一家蜡像馆里，我看到地面上画着一个图形：那是一个白色的轮廓，就像警方在犯罪现场标记尸体位置时留下的那样。那一刻，这张图像突然与我记忆中房子的第一道地基线条联结在了一起。两张除了形状之外毫无共同之处的图像，从此在我的记忆中永久地合而为一。

这种意想不到的影像联结带我回到了建造首栋住宅的时光。在那段时期，我开始游历墨西哥城周边的村镇，例如韦胡特拉 (Huejutla de Reyes)，在那里，建筑、摄影与我内心的迷茫开始交织。

那是1964年。我们全家当时住在墨西哥城波兰科区卡尔德隆·德·拉·巴卡街的一处公寓里。凭借亲友送给我和妻子尤金妮亚 (Eugenia) 的部分婚礼礼金，我们买下了改革大道 (Reforma) 上的一块土地。后来我将其卖掉，利用这笔初始礼金带来的增值收益，换取了一块更好的地皮。

当时我30岁，正处于身份危机之中：一边是初创的生意，一边是我渴望投身却尚未掌握的摄影艺术。我当时很感兴趣去发现，从“边缘地带”——即我所居住的墨西哥——观察到的影像，与所谓的“第一世界”视角有何不同。第一世界与多年后我朋友沙希杜尔·阿拉姆 (Shahidul Alam) 所称的“大多数人的世界”（即我们所有人）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差异。

有人向我们推荐了墨西哥州惠斯基卢坎 (Huixquilucan) 一处仍在开发中的廉价坡地。在城市人的眼中，那里曾是一片森林。这块土地曾属于前总统曼努埃尔·阿维拉·卡马乔 (1897-1955) 的一座旧庄园。不久后，这里便会沦为城市扩张的牺牲品，将那片曾赋予我未来住宅无限遐想的景观洗劫一空。所幸，它距离我和妻子的工作地点分别只有15分钟和20分钟的车程。

曼努埃尔·“卡科”·帕拉 (Manuel “el Caco” Parra) 的作品深深吸引了我。这位艺术家并未受过正规的建筑学教育，却发展出了独特的风格：仅使用从殖民时期古建筑中抢救出来的材料进行建造。当我找到他并希望他为我建房时，他因工地太远而拒绝了。然而，他慷慨地随手拿起一张餐巾纸，在上面画出了地块与房屋的设计草图。他告诉我，虽然他无法亲自负责，但会将他的工长介绍给我，助我一臂之力。

我最初跟随帕拉的合作者马丁 (Martín) 工作，但他最终将我引荐给了他的弟弟拉乌尔 (Raúl)。由于马丁手头积压了太多的工程，拉乌尔便接手了我的项目。

很快我意识到，我必须理解建造家园最基础的根基。于是，我报名进入建筑学院学习殖民地古迹修复。那些课程促使我走出城市，因为若要研究石材与石灰，就必须去探寻它们原始的状态。我前往韦胡特拉或特佩阿普尔科 (Tepeapulco) 等地的旅程并非偶然；在这些旅途里，建筑、光影与我内心的叩问终于达成了对话。在那时，我的照片还算不上专业，而更像是一个试图通过镜头寻找意义的人的记录。

在预算紧张的情况下，我和拉乌尔老师通过传统的手工劳作，历时两年完成了建造。回首往事，我明白建造那栋房子是我驱散失败恐惧的方式。在那些日子里，我在太多的战线上苦战，并不完全清楚自己的方向。然而，在工地的尘土中，我学会了设定短期目标并非罪过，而真正的自信源于接受失败始终是一种真实的可能性。最终，一个人建造的不仅是一栋房子，更是支撑起自身所有疑问所需的结构。

多克塞 (DOXEY)

我是受胡安妮塔 (Juanita) 的邀请,带着家人来到多克塞的。胡安妮塔是我们家的家政人员,在这些照片中也能看到她的身影。她邀请我们去参加一场庆典,顺便看看她位于伊达尔戈州特拉斯夸潘市的小家。我们欣然前往。

这次探访源于一份私密而深厚的情谊,也让我手中的相机得以捕捉到极其亲近的瞬间。在胡安妮塔家中,生活的私密面自然地流露。镜头前没有任何表演的成分;那天所发生的一切,不过是他们鲜活而质朴的日常。

走出家门,这个村落展现出另一种集体的生命力。通过主保圣人庆典、集市、游行和各种仪式,社区生活的宏大尺度清晰可见。恶魔面具、羽饰、音乐与舞蹈,在古老的印第安仪式与基督教信仰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将这两个精神世界交织在一起。

在梅斯基塔尔山谷 (Valle del Mezquital) 这片文化交织的土地上,奥托米人 (Otomí) 的根脉依然鲜活地跳动在语言、仪式和相处方式之中。村庄的生活围绕着与土地、农耕紧密相连的简朴经济展开,并与那半荒漠化的景观进行着永恒的对话。也正是在这种极简的背景下,当地人的热情好客才显得愈发珍贵。

这本书中的肖像并不是为了客观地描绘一个地方,而是为了记录一段随时间流逝而愈发深厚的情谊。这些照片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有一个家庭敞开了大门,分享了他们的餐桌与庆典,才让那次珍贵的邂逅在影像中成为了永恒。

桌子底下 (DEBAJO DE LA MESA)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经常会听到关于我拍摄手法评论——有时是赞美,有时是批评或指责,但无一不带着强烈的情绪。我始终将其视作一种褒奖,因为在靠近拍摄对象时,我始终怀揣着对每一个个体的深层尊重,也正因如此,他们才允许我如此近距离地观察。能够建立这种亲密感让我感到欣慰,无论对方是亲朋好友还是素昧平生,是平民百姓还是达官显贵。对我而言,没有人是陌生的,我也从未被任何身份地位所震慑,哪怕是共和国总统或各派政要。我始终一视同仁地对待每一个人(至于好坏,全凭观者对我作品的解读)。但我可以肯定的是,我始终保持尊重与中立。我从未想过要羞辱、嘲讽或神化任何人。如果说有时我的镜头里流露出了讽刺或幽默,那也是基于一个前提:人与人之间必然存在差异,而我们必须正视这些差异。

那个躲在桌子底下的女孩,与其说是关于她的世界,倒不如说是一张关于我的“自画像”。唯一可以确定的是,画框外的那个成年人——也就是我——钻到了桌子下面,为了与她处于同一高度。如你所见,由于空间有限,我不仅是将相机降到了她的水平线,更是把整个身体都缩了进去。这件事对我而言意义非凡:作为成年人,我们总是习惯于要求孩子去适应我们的现实世界,却极少有人愿意反过来,去俯身迁就他们的世界。

韦胡特拉的往来岁月 (EL IR Y VENIR DE HUEJUTLA)

从历史的角度看，雷耶斯市的韦胡特拉始终是一个交汇点。它坐落在伊达尔戈州华斯特卡 (Huasteca) 地区的中心地带，农产品、集市、条条大路与各异的语言在此汇流。这是一片“重叠”的土地：那些与土地、水源、农时及肉身紧密相连的印第安前殖民时期信仰，并未随着天主教的到来而消亡，而是完成了一种巧妙的“重组”。

在韦胡特拉所实践的宗教，便是这场漫长对话的产物。天主教的圣徒与祖辈的记忆共生；在那些仪式中，精神追求与生存实践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行走、负重、共同前行——这些行为本身就带有一种静默的巡游感，身体在此刻化为了信仰的载体。

传统流淌在刺绣图案里，盛在陶罐中，也体现在即便负重前行却依然挺拔的姿态里。这些细微的动作浓缩了一段懂得如何顺应时代而不失自我的历史。我至今仍记得那一幕带给我的震撼：一位妇女周身环绕着陶罐，背上背着孩子，在众人的同行中展现出惊人的力量。那副画面透出一种美学、解剖学乃至存在主义交织的优雅，这种力量感至今仍萦绕在我心头，且唯有置于那片土地及其历史之中方能被理解。

对我而言，这几页照片如同视觉日记的碎片。在镜头下，韦胡特拉的日常生活是一种传承下来的实践，是针对环境、气候、经济与时间的文化方案。如今重新审视这些影像，更加坚定了我创作核心中的信念：当摄影是诚实时，它必须站在平等的维度去观察，既不居高临下，也不刻意疏离。相机不应将外界的解读强加于原本存在的事物之上。这些画面中所呈现出的尊严并非源于某种刻意的叙事，而是源于社区、劳动与土地之间那段深远的历史联结。

窗口 (VENTANAS)

在我穿行于这个充满反差与色彩的墨西哥时，人们的质朴与好客总能触动我。尽管物质条件有限，许多人仍会带着笑意，慷慨地分享他们仅有的一切。

在穿梭于城镇与村落的旅途中，我学会了去体察传统背后的价值与这个国家深厚的文化底蕴。每一个地区都有其独特的习俗、饮食与服饰；随着旅程的推进，这些瑰宝在我眼前逐一展露。

那些日子里捕捉到的影像已然成为一种传承，见证了一个时代，也见证了一个处于不断演变中的国家。它们记录的不只是风景与建筑之美，更是这片土地上居民的灵魂与坚韧。

今天的墨西哥依然面临挑战，但也见证了各领域的成就与变革。尽管现代化与进步带来了变迁，但保护并珍视那些让这个国家独一无二的文化遗产与传统，依然至关重要。

我希望我的摄影作品——尽管它们只是通往那个多元世界的一扇扇小小窗口——能够激励他人去发现、去欣赏那份丰富性，并明白：归根结底，将我们人类联系在一起的共性，远比我们的差异要深厚得多。

在通往韦胡特拉 (Huejutla) 的路上，正如在墨西哥的每一个角落一样，我总能发现那种驱动我不断按下快门、不断分享影像的生命火花与人性光辉。我满怀希望，期许能以此架起一座理解之桥，让世人去体悟那环绕在我们身边的多元之美。

现代审查 (CENSURA MODERNA)

关于如何审视女性的乳房，从未缺少过争议。自古以来，女性便能敏锐地察觉到那种令男性产生强烈渴求的魅力与吸引力。

世界各地的艺术博物馆，无论是绘画还是雕塑，都公开展示着显露乳房的裸体作品。然而，某些互联网页面或社交媒体似乎成了例外，这些图像在那里被列为禁区。规则十分明确：严禁出现女性乳头（而男性的却可以自由展示）。这种伪善显而易见——色情内容似乎并未受到同样的约束，反而与社交媒体上那些极端清教徒式、甚至低幼化的审查标准并存。

即便是在 2026 年的今天，母亲在不遮挡乳房的情况下为婴儿哺乳，依然被视为不雅，甚至遭到禁止。在某些公共广场，她们可以自由哺乳；而在另一些地方，文化准则或法律则要求她们必须“谨慎行事”。

母乳喂养是关乎婴儿健康与福祉的自然且基本行为，因此，支持母亲在公共场合哺乳的权利至关重要。

几年前，我在国外的一家博物馆看到一幅约公元 1290 年的绘画。从那幅画中我可以确认，当时的教会对哺乳行为的包容度，竟然比现在的 Facebook 或 Instagram 还要高。

当然，在韦胡特拉的广场上，人们对此有着更为清澈坦然的态度。在我探访期间拍摄的影像中，我捕捉到了那些女性的优雅与风采。尽管生活贫困，但她们在行走时始终昂首挺胸，身着精美刺绣的服饰，不失尊严。那些织物的纹样与她们头顶或臂弯里陶罐上的设计在视觉上交相辉映，而她们的孩子，始终紧贴身旁。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女性所展现的美感。当晨曦初现，她们周身环绕的轮廓仿佛艺术品般闪耀。我现在分享这些影像，是希望这些充满生命强度的文明痕迹，不至于随风逝去。

在韦胡特拉与图拉之间 (ENTRE HUEJUTLA Y TULA)

在韦胡特拉与图拉之间，延展着同一条脉络：那便是社区生活的顽强延续。在前者，妇女与孩童在尘土飞扬的小径上前行，肩挑背扛着陶罐与竹筐。他们的步履平实，身体随劳作的节奏自然起伏。然而，在每一个细微的动作中，都承载着一份古老的记忆：头顶重物、赤足行走、目光远眺。这些居民是华斯特卡 (Huasteca) 地区的继承者，是特内克人 (Teenek) 与纳瓦人 (Nahua) 的后裔，而非托尔特克人 (Toltecas)；尽管如此，他们与后者共同守护着一个连续的世界——在这里，肉身与日常生活才是真正的记忆神庙。

相比之下，在图拉 (Tula)，这种永恒性被铭刻在了石头里。那些名为“亚特兰蒂斯” (Atlantes) 的玄武岩武士，带着神话般的肃穆自高处俯瞰。他们不需行走，无须负重，亦不知疲倦。他们代表了托尔特克人的宏愿：将权力凝固在时间里，将生命转化为史诗般的纪念碑。

在10至12世纪间定居于此并定都图拉的托尔特克人，并不仅仅是勇猛的战士。他们的伟大之处在于创造了一种结合了军事力量、艺术造诣与深邃宇宙观的社会秩序。对他们而言，金字塔上的每一块基石、武士像上的每一处雕琢，都遵循着同一个原则：使人类生活与宇宙律动保持一致。“托尔特克”意味着成为某种艺术的大师，意味着在纪律与美中生活，并深知个体的所作所为皆会在时间中留下烙印。

因此，尽管韦胡特拉与图拉并无直接的血缘传承，它们却映射在同一面镜子中。在韦胡特拉，伟大蕴含于无形之中，存在于日复一日、周而复始的坚韧里；而在图拉，辉煌则是显性的，为了跨越世纪而雕凿。平庸的日常与宏伟的丰碑并非对立，而是互补。一张照片提醒我们，时间是由谦卑的脚步支撑的；而另一张照片则昭示，时间能在顽石中获得永生。

托尔特克遗产并非仅仅是考古学上的陈迹，而是一堂生动的启示课：它向我们展示，每一个行为——无论看起来多么平淡无奇——只要我们赋予其精湛的技艺与明确的使命，便能承载宇宙般的意义。正是在这流动的生命与凝固的历史的交织往复中，书写出了墨西哥真正的灵魂。

只要花上三个比索，你就能在所谓的“皇家大路” (Kamino Rial) 或是“希尔顿” (Jilton) 旅店过上一夜。出于一种幽默感或是反讽，我们并没有在那里驻足。这里的人们仅仅在经济意义上是贫穷的，因为他们真正的财富蕴藏在生命的意义之中——那是源于尊严、自信与身份认同感；源于艺术与美学的敏锐触觉；以及对哺乳母亲的那份敬意。

“桑丘，听见狗吠了吗？那说明我们正在前进。”

人物小传 (SEMBLANZAS)

佩德罗·梅耶尔 (PEDRO MEYER)

他自幼便立志投身摄影，但在那个缺乏正规摄影院校的年代，他全凭自学开启了探索之路。他的职业生涯是一场技术与叙事之间永不停歇的对话。他不仅创立了“摄影艺术小组” (Grupo Arte Fotográfico)，发起了首届“拉丁美洲摄影座谈会”，还创办了“墨西哥摄影委员会”。

随后，他创建了全球首个致力于摄影展示的网站 ZoneZero，在该平台上发表了超过1500位作者的作品。作为数字领域的先行者，他制作了世界上第一张摄影专题 CD-ROM ——《以此影，祭往事》(Fotografía para recordar)。他的回顾展《异端》(Herejías) 曾跨越17个国家，在60余家博物馆展出。佩德罗·梅耶尔基金会以及“四路摄影博物馆” (Foto Museo Cuatro Caminos) 的建立亦归功于他的远见卓识。

自2020年起，他正致力于编纂《米拉玛尔收藏集》(Miramar)。这一庞大的工程计划由40余册书籍组成，汇集了他六十载的创作心血，深刻反思了在不断变革的时代中，图像、记忆与生命之间的关联。

希梅娜·桑帕约 (XIMENA ZAMPAYO)

希梅娜·桑帕约毕业于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 (UNAM) 艺术与设计学院，主修视觉艺术。作为新一代视觉创作者的代表，她致力于探索图像作为表达媒介在不断演变中的种种可能。通过她的作品，她呈现出一种极具同理心且充满活力的世界观，犹如一个不断变幻的万花筒，映照出时代的流转。目前，她担任佩德罗·梅耶尔 (Pedro Meyer) 的助手，并负责《米拉玛尔收藏集》(Colección Miramar) 中部分作品的编辑工作。

《米拉玛尔收藏集》其他书目 (OTROS TÍTULOS DE LA COLECCIÓN MIRAMAR)

《石油阴影下》(A la sombra del petróleo)
《算法》(Algoritmos)
《自画像》(Autorretratos)
《阿万达罗》(Avándaro)
《阿胡斯科社区》(Colonia Ajusco)
《古巴》, 第一、二卷 (Cuba, tomos I y II)
《从此处, 到彼岸》(Del aquí al más allá)
《亲历1968》(Durante el 68)
《普世剧场》(El Teatro Universal)
《以此影, 祭往事》(Fotografía para recordar)
《伊斯特利尔科》(Ixtilco El Grande)
《米斯特卡》(La Mixteca)
《拉斯楚查斯: 拉萨罗·卡德纳斯城》(Las Truchas, Ciudad Lázaro Cárdenas)
《桑地诺运动见证录》, 第一、二卷 (Testimonios sandinistas, tomos I y II)
《厄瓜多尔》, 第一、二卷 (Un Ecuador, tomos I y II)
《维吉利奥》(Virgilio)
《美式悖论: 尤马》(Paradoja Americana - Yuma)

另有23部作品正在筹备中。

欲了解更多关于“米拉玛尔珍藏集”的书目信息, 请扫描二维码。

<https://pedromeyer.com/es/miramar/>

感谢所有为本丛书提供协作的朋友：



作者寄语 (NOTAS DEL AUTOR)

在此需做出一项说明：本版本中出现的所有文字纰漏均由我个人承担。我深知，自己并不具备消除所有错误的完美工具，但相比于出错的风险，我更渴望能让这些书籍尽早面世。亲爱的读者，我希望您能对我这种在“追求完美”与“尽力而为”之间徘徊的微妙平衡，给予一份理解与包容。

佩德罗·梅耶尔基金会 (Fundación Pedro Meyer, A.C.) 坚定支持对著作权及版权的保护。我们认为，版权的存在能有效激发创造力，捍卫思想与知识领域的多样性，促进言论自由，并滋养生机勃勃的文化环境。

感谢您购买本作品的正版授权版本，并尊重相关著作权及版权法律。您的支持不仅是对作者和创意工作者的认可，更让基金会得以持续推广更多优秀的文化作品。

本书中所包含的绝大部分摄影作品均出自佩德罗·梅耶尔之手。

本书于 2026年2月 承印于：Repro.Gráfica, S.C. 印刷厂
地址：圣玛丽亚德尔图莱，瓦哈卡州，墨西哥。(Santa María del Tule, Oaxaca, México)

©《韦胡特拉与其他村落》(Huejutla y otros pueblos)，佩德罗·梅耶尔
2026年，第一版

本版本共计发行：经典系列 (Classic Series) :200册 (均附编号) 画廊系列 (Gallery Series) :50册 收藏家系列 (Collector Series) :50册

编号：_____



PEDRO MEYER